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21

從吳敬梓的禮樂兵農思想：看《儒林外史》的兩場戰爭

Ki W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王祺 (2021)。從吳敬梓的禮樂兵農思想：看《儒林外史》的兩場戰爭。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20-2021：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古典文學、文學與思想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CHI4301 指導論文

〈從吳敬梓的禮樂兵農思想
看《儒林外史》的兩場戰爭〉

學生：王祺

指導老師：徐剛老師

提要

《儒林外史》以諷刺而聞名，但作者在書中並非只有否定，對社會加以諷刺、鞭撻的同時，也描繪了心中的理想社會，表達對禮樂兵農思想的推崇。書中有兩場戰爭似與全書的風格不相調和，筆者以這兩場戰爭為題，嘗試從兵農思想的角度，結合人物故事的原型、文獻，以探討作者創作的用意，以及兩場戰爭在全書中的作用。本文分作五部份，第一章為引言。第二章主要釐清兩場戰爭中的人物、故事原型。第三章會從顏李學說看吳敬梓禮樂兵農思想的由來及內容。第四章從兩場戰爭的前因後果探討作者的思想。第五章為結語。

謝辭

本畢業論文，幸蒙徐剛老師悉心指導，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提供意見，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

學生：王祺

日期：2021年4月12日

目錄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二章 人物與戰爭原型..... | 2 |
| 第三章 吳敬梓的禮樂兵農思想..... | 6 |
| 第四章 兩場戰爭的思想表現..... | 11 |
| 第五章 總結..... | 17 |

第一章 緒論

吳敬梓憑著一生經歷，所感所悟創作出《儒林外史》這部被魯迅稱為中國第一部諷刺之書的長篇小說，當中以「功名富貴」的問題為中心，反映了統治者的罪惡，士大夫階層的墮落，深刻地將那個時代的問題揭露。而作品作為文人的映照，當中卻有兩場戰爭的描寫，即是第三十九回「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中的椅兒山大戰以及第四十三回「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的野羊塘之戰。這些篇幅看似與全書的風格有異，甚至有學者因此質疑這並非作者的創作，但了解故事的背景及作者思想後可得知兩場戰事是作者刻意鋪墊而成與他的創作主旨緊密相連，表達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以及道出了理想無法實現的無奈。其中椅兒山大戰的主角蕭雲仙更是小說中繼真儒虞育德後另一位完人，他是作者理想的投影物，是研究作者思想的好材料，從他的一舉一動可以推斷出作者對禮樂兵農思想的解讀。

《儒林外史》的諷刺源於作者的理想與現實存在落差，故以鞭撻現實來暴露問題，使人加以改之。他借創作向眾人展示了他的理想社會，即是實行禮樂兵農思想的社會。為了進行清晰的討論，本文會先梳理兩場戰爭及兩位主角的原型，論述他們與作者的聯繫。接著，梳理明末清初復古運動的發展經過和顏李學說的產生，結合文獻及小說中的例子，分析吳敬梓對顏李學說的吸收及見解，例如顏元的對功名的看法，習動習行的教育方針以及富國強兵的政治主張。最後在得出結果後以此為切入點比較原型及小說的異同，從中分析哪些是作者的藝術加工繼而了解這些創作的動機。《儒林外史》雖然是「外史」但也繼承了左氏的敘事傳統，寫戰爭時略寫戰況詳寫前因後果，因此本文會集中比較兩場戰事的始末，將蕭雲仙及野羊塘大戰的主角湯鎮台分成兩個部份，蕭雲仙的部份主要用作解說作者的理想，而湯鎮台的部份則分析作者認為理想不能實現的原因。

第二章 人物與戰爭原型

一、蕭雲仙及椅兒山大戰原型

關於蕭雲仙原型的最早資料出至金和《儒林外史跋》，當中提到「蕭雲仙之姓江。」¹ 然而卻未有更多證據能作引證，故不加理會。在小說中蕭雲仙的形象可分成三個，第一是初登場時用彈珠射惡人救和尚的俠客形象，第二是賦軍事才能的武將，第三是修復青楓城善於管治的守備。現今蕭雲仙的原型暫被考證為作者的好友李畝。要考證蕭雲仙原型可從與他一同在椅兒山大戰出現的平少保的原型入手。金和《跋》：「平少保之為年羹堯。」²，此處直接指出平少保的原型為雍正時期顯赫一時的大官年羹堯，他曾任太保一職，與小說平少保的職位吻合。而事件的概況如清《世宗實錄》雍正二年的奏折所記：

莊浪之謝爾蘇部落番人，首倡為惡，擅據桌子山。³

年羹堯以平定番人為由向西寧進軍，這裡的地理位置及番人佔地為王的情況都和小說中椅兒山大戰起因的描述相近。同年八月，青海平定後又剿撫了歸德及松藩一帶番人。⁴ 當中的松藩一帶就是椅子山大戰平少保的駐紮之地「平少保出師，現駐松藩，征剿生番」。⁵ 其中椅兒山之名又與桌子山密不可分，何澤漢亦有指出桌子山是椅兒山的原型。⁶ 綜觀而言，平少保及椅兒山大戰的原型為年羹堯及桌子山的說法相當可信。

吳敬梓曾以好友李畝的生平作詩，《青海戰》就是以李畝跟從年羹堯平定青海一事為題材，當中提到「桓桓李將軍」⁷ 並自注：「畝字俶南」，得出李畝就是李俶南的答案。李畝在平定青海之亂後擔任宣州守備，後因年羹堯失勢受牽連而被褫奪，與蕭雲仙被貶的下場相似。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收錄了一篇為李俶南所寫的作品《贈李俶南二十四韻》，當中提到李畝文武雙全，曾在西邊立功，與蕭雲仙參與椅兒山大戰的經過吻合，加上李畝在現實中與作者的關係密切，符合作者取材於生活的習慣。綜合以上資料，筆者認為李畝就是蕭雲仙的原型，而有關戰事的資料亦大機會取自李畝之口。

¹ 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202。

² 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頁206。

³ 徐銘編《清實錄》《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七冊，卷二十，頁325。

⁴ 同上註。

⁵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湖南：嶽麓書社，2008年），頁278。

⁶ 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頁207。

⁷ 鄭志良：〈新見吳敬梓《後新樂府》探析〉，《文學遺產》，第4期（2017年），頁159。

2019年，〈《儒林外史》中蕭雲仙人物原型新考〉中，文章作者認同李畝是蕭雲仙武將形象的原型，但他治理青楓城的循吏形象則取材於他人，是參考了清初的偃師知縣盧道悅。蕭雲仙治理青楓城期間，與民同樂又帶同百姓一起種樹，《儒林外史》述：

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在城門外共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中間供奉先農神位，旁邊供了蕭雲仙長生祿位牌。⁸

而盧道悅在偃師任知縣時，人民為其立生祠，每年帶子弟上拜，在他的治理下偃師政通人和猶如蕭雲仙之於青楓城百姓。在政策方面，蕭雲仙築城、勸農、興水利及辦學，李畝及盧道悅在治理時都曾修堡建牆，興修水利，勸農興學。有關李的記載展示他著重修建城垣而盧道悅則著重興修水利。此處可見蕭雲仙原型之間的經歷有所重疊，其形象並非只來至一個人。作者不單在設計蕭雲仙武將形象時參考了李畝，蕭在治理青楓城時也有李畝的影子。而蕭雲仙與盧道悅的相似不只是治城的政策，在第三十九回中，蕭雲仙因父親年事已高，而不敢遠赴戰場到松潘投軍。其父蕭昊軒訓斥道：「我雖年老，現在並無病痛，飯也吃得，覺也睡得，何必要你追隨左右？你若是不肯前去，便是貪圖安逸……乃是不孝之子。」⁹表示不許兒子出現在他面前，蕭雲仙無可反駁，只好收拾行李去投軍。相同的情形也在盧道悅及其子盧見曾身上發生，盧見曾曾被任為洪雅縣令，但考慮到父親年邁而萌生了推辭的打算，盧道悅為此特意寫信告誡其子：

汝自顧才行何如？今恩遇過分如此，而不思一效犬馬之力，可謂孝乎？且餘雖老，康強如故，未遽就木也。¹⁰

收信後，盧見曾於雍正二年，赴洪雅任縣令一職，亦即李畝從征青海的同一年。兩段父親與兒子的對話所包含的意義可謂一致，不但加深了盧道悅作為原型的可信，亦反映了不只是盧道悅，其子盧見曾的經歷也被化用為小說橋段。此外，盧道悅符合作者沿用身邊人物為小說原型的創作習慣，而盧見曾與吳敬梓關係匪淺，吳敬梓由於貧困潦倒，經常外出投靠親友，期間曾投靠過身任兩淮鹽運使的盧見曾，而吳敬梓死後無以為殮，殮葬費也是由盧見曾支付，「塗殯匆匆誰料理，可憐猶剩典衣錢。」¹¹好友程晉芳在《哭吳敏軒》道出了吳敬梓的窘況。故吳敬梓在創作蕭雲仙這個正面人物時參考了曾

⁸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282。

⁹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277。

¹⁰ 顧廷龍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1423 冊，頁 515。

¹¹ 胡適：《胡適作品精選》（湖北：崇文書局，2016年），頁 357。

向他施以援手的盧見曾也合符情理。

二、湯鎮台及野羊塘大戰原型

《儒林外史》中的湯鎮台原名湯奏，出場時負責處理生苗蠢動問題並為此與鎮遠府太守雷驥發生衝突。其原型據金和《儒林外史跋》所指：「湯總兵姓楊」，天目山樵更指出其原型為楊凱。¹² 在第四十四回中，湯鎮台被貶後收拾回家，「從水路過常德，渡洞庭湖，由長江一路回到儀征。」¹³ 從他回家的路線可知其故鄉為儀征與楊凱相同。在《儀征縣志》卷三十二就有對楊凱的記錄：

擒凶苗龍老四等正法，五年中三攻苗寨，題補副將，以辦改土歸流，陞本鎮總兵。¹⁴

當中的對苗戰事，其官位以及被免官的經歷都與小說情節相符。楊凱的兄長楊謙為天津鎮兵長，又育有兩子楊甲、楊寬，可與小說中湯奏的家庭成員作對照，湯奏兄為湯奉，兩名兒子分別是湯實，湯由。作為角色的原型其經歷被化作為小說的情節，在四十三回中與湯奏對付生苗態度意見相反的雷太守，依隨楊凱就是湯奏的思路，雷太守的原型亦有跡可尋。小說中對雷太守的描述是：「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大興縣人……苗情最為熟習。」¹⁵ 據何澤翰人物本事考中，他就指雷太守的原型是田易，永順府的同知，在康熙四十五年中進士，到雍正五年時已是老進士了，與小說形象吻合，同年楊凱亦調到永順與田易共同商議對苗政策。雖然田易的背景與雷太守相似，但只能說明作者參考了他的形象，並沒有資料顯示兩人不和，相反詔書記載了楊凱與另一名同知鐵顯祖之間的衝突「文武不和，斷難姑容，以滋土民之累。」¹⁶ 最終兩人皆被參劾。湯鎮台與雷太守之間的衝突靈感或來至鐵顯祖，作者把鐵顯祖及田易的經歷，形象，揉合成小說中的角色。

至於野羊塘大戰的原型應該是參考了楊凱在鎮筵廳任游擊時的事。在汪中的《提督楊凱傳》中提到楊凱在鎮筵任游擊之時「紅苗四出劫掠，吏不敢詰……野牛塘寨目龍老四……寨據山巔。」¹⁷ 當中的野牛塘與小說中的大戰地點野羊塘之間只差一字，只是牛羊之別，而且事件同為苗人生事，是由於

¹² 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頁 94。

¹³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308。

¹⁴ 劉文淇，張安葆：《道光重修儀徵縣志》（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卷三十二，頁 258。

¹⁵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303。

¹⁶ 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頁 97。

¹⁷ 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頁 101。

地方官對他們的放任，致苗人更加猖狂。小說中雷太守對苗的態度也是選擇回避，偏向放縱生苗。後來楊凱得到熟苗吳大武的提議利用地形，突擊山寨後成功搗破生苗，小說中也是靠臧岐為湯鎮台出謀獻策，才可攻破苗寨，可見小說中的戰事並非虛構而是有原型依據。汪中的《提督楊凱傳》寫於吳敬梓死後，因此《儒林外史》在創作湯鎮台以及野羊塘大戰時並沒有參考汪中的著作，但兩書對事件的描述卻有相似之處，反映他們的創作原型可能相同。作者與楊凱私下亦有交情，在楊凱失意在家之時，吳敬梓曾多次做客，寫「贈楊督府江亭」一詩予楊凱，有關野牛塘戰事的詳情及他與鐵顯祖的爭執的資料也許就是來自楊凱本人。

第三章 吳敬梓的禮樂兵農思想

一、明末清初的反理學運動思潮

從宋代開始，統治者為了加強對人民思想的箝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學。程朱理學的言論大都圍繞「天理」、「人欲」，但對於何為「天理」、「人欲」並沒有具體的說法，「天理」的概念亦變得模糊，為此朱子提出的辦法是定出明確的規條教人有例可循。至此程朱理學成為了統治者的所愛，藉定下規則來鞏固其統治思想的基礎，把有利控制思想及馴化人民的事定為「天理」。到了明代，理學與科舉八股結合，科舉成為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士人風氣日益敗壞。明清的吃人禮教由此而來，當權者從朱子之言中任意斷章摘句，只選他們認同的、抹掉有損政權穩定的文字，從而制定出不合理的禮制教義、在上位者的「天理」，「聖賢之道」。然後向社會灌輸糟粕，恩威並施使人尊奉、崇尚畸形的貞節觀、盲目遵循忠孝，殘害了信奉這些理學規條和禮教教義的一批讀書人。《儒林外史》中的老秀才王玉軒正是這種禮教下的受害者及加害者，他一生理首科舉考試，卻始終未能考取功名，就如周進及范進，但又比他們更不幸。禮教同時殘害了他女兒的思想，女兒在丈夫病逝後要為其殉節，王玉軒沒有阻止之餘更表明：「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你？你竟是這樣做罷。」¹⁸，將名置於女兒性命之上，最終她絕食六天活活餓死，盡見程朱理學經統治者之手後對百姓的害處。《儒林外史》主要也是對這種以程朱之學為基礎的清代理學，禮教，進行批判及反思，針對的是推崇這些規定的統治者，以及沒有思考能力盲目篤信這種畸形理學和禮教的讀書人。

到明末清初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紛紛反對理學，以「經世致用」為核心，批評程朱理學「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主張恢復正統儒家，追求實事求是，把學術研究的範圍從儒家經典擴大至天文、地理、兵制，田賦等，而反對科舉制度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主張。反理學運動思潮除了蘊藏著對傳統儒家學說被扭曲的憤慨之外，也是這些明朝遺民對滿清外族政權的對抗。滿清政府對明朝遺民恩威並施，在推行恐怖政策大興文字獄的同時亦實行了對知識份子的收買政策。如征舉山林隱逸，推舉前朝隱士，通過簡單考試後給予豐厚的待遇，又設「博學鴻詞科」招明朝遺臣修《明史》以表對前朝的尊重，招攬他們為滿清效力從而削減明朝遺留下來的不穩定份子。而顧炎武、黃宗羲等運動的推動者，堅決拒絕了滿清的招攬，為此四處奔走，主張治經學讀史，學習地理天文只為「利濟天下」，著眼於前朝滅亡的主因從變革轉為反清。而各個學說又以顏元、李塨的學說對《儒林外

¹⁸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337。

史》的作者吳敬梓的影響最大，小說中的情節如修泰伯祠，治青楓城等情節都隱約反映了作者自身的見解以及對顏李的認同。

二、顏李學說的主張對吳敬梓創作的影響

顏學講求實用，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其學說的宗旨為「學以事功為首」，反對董仲舒提出的「謀道不謀食」，以「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反駁董仲舒並指出追求利益是人之常情，而以不謀不計為動機學習的只會是腐儒，表示宋代讀書人「正從此誤，後人遂不謀生」¹⁹，因為受這種思想影響而沒有謀生的技能。而且理學主張克制慾望，放棄物質享受，以達到道德的完善，如朱子所說：

凡事不可先有利心，才說著利，必害於義。聖人使處，只向義邊做。

20

將利與德放在對立的位置上，使人放棄利益，讀書人埋頭讀「聖賢之書」，學古人的言語，但又不屑學實用的「雜學」，長遠而言只會令國家停滯不前。而顏元的功利論指的是社會功利主義，認同對富貴的追求是人的慾望，在《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中以舜和周公的情況作為富貴並不會使人敗壞的論證，顏元云：

古云：濁富不如清貧。何如？』先生曰：『不然。廣土眾民，君子欲之，聖賢之欲富貴，與凡民同。古人之言，病在一「濁」耳。人但恐不能善用富也。大舜富有天下，周公富有一國，富何累人？今使路旁忽遇無衣貧老，吾但存不忍人之心耳，兄則能有不忍人之政矣，富何負人？要貴善施，不為守錢虜可乎！²¹

說明人不會因富貴而敗壞，而且獲得財富後才有能力施惠別人，顏元以此作為其功名論的依據。

顏元所說的「學以事功為首」並非鼓勵人們讀書以投身八股科舉考取功名，而是認為學術應該要以國家民生的利益為先。「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可謂無用水母矣。」²²，相反他正正是批判這種行為以及整個科舉制度，八股科舉以考試範圍規範了人的思想，鼓勵讀書人

¹⁹ 顏元：《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671。

²⁰ 黃士毅編，徐時儀校：《朱子語類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509。

²¹ 顏元：《顏元集》，頁671。

²² 顏元：《顏元集》，頁254。

放棄思考全盤接受統治者定的「天理」，猶如水母沒有耳目，愚昧而沒有主見，只是隨波逐流。《儒林外史》中對讀書人的諷刺與顏元對理學的批評相符，范進、周進等老讀書人一生埋首科舉，直到老年仍沒法謀生，活得貧窮，僥倖中舉才得以一洗窘困，假如他們研究的是經世致用的學術，便能靠著這些實學養活妻兒，造福國家。這就是理學把「利」，「德」對立的後果令讀書變成「能損人神智氣力，不能益人才德」²³的東西。正如顏元所說，追求功名是人的天性，人們讀八股並不是為了建立品德，只是把它視為獲得名利的的方法，中舉之人都是些懂揣摩八股，將八股文視為通往富貴之路的人。²⁴，他們中舉後加入官場卻無品德也無實際才能，導致政治昏暗，朝無賢才，風俗敗壞。這些人進入朝廷這個染缸後也成了一個樣。老實的范進、周進變得虛偽世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過於貧困勤學的孝子匡超人，他在追名逐利的路上迷失本性，變成忘恩負義，吹牛拍馬的衣冠禽獸。事實反映人的利慾是無法消除的，只倡八股只會育出一群，功利而又無能的人進入朝廷，令官吏敗壞。顏元認為明末士大夫只知空談，迂腐不諳政事，就是宋明理學與八股文一起造成的風氣。而不重視實學，就是科舉及理學的弊病，也是導致明朝覆亡的原因之一。

顏元深知八股科舉的弊端²⁵，提倡學術和現實須緊密連繫，就實際問題提出主張。根據顏元的功利論，做學問應該有助於治道，有益世用。故他主張以「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及「六藝」將理學取替，認為聖賢所傳事之教，學即所用，用即所學。學在於能用，不在於記誦，實踐比解讀經書更重要。故顏元特別看重「六藝」，「學自六藝為要」²⁶。「禮」是行為的準則，典章制度及禮儀儀式，「樂」是詩歌、器樂和舞蹈。「射」是射箭，「御」是駕馭車馬，指基本的軍事技能。「書」、「數」即寫作及算術，是學習所有文化知識的基礎，「六藝」之重要在於對個人有強健體魄、陶冶性情的功效；對社會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效，以此作為其「學以事功為首」的思想根基。在《言行錄》〈學問第二十〉中顏元提出了對「習」的看法：

吾夫子之學，「學而時習之」之學也。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以至兵、農、錢、谷、水、火、工、虞，莫不學且習也，故曰「博學之」²⁷

²³ 顏元：《顏元集》，頁 674。

²⁴ 顏元：《顏元集》，頁 267。

²⁵ 顏元：《顏元集》，頁 691。顏元認為八股對文人的殘害甚於秦朝焚書坑儒，「天下盡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於焚坑。」

²⁶ 顏元：《顏元集》，624。

²⁷ 顏元：《顏元集》，490 - 491。

他認為「兵農錢谷」、「水火工虞」等對社會有實際功能的學問也應一併學習，在「習行」的過程中便能見「理」，即使把經書、琴譜、醫書讀爛背熟，不去親身實踐，便不會懂「德」，彈琴及醫治病人。²⁸ 顏李學說以實學為教學宗旨，是基於他們相信「習行」的教育能經世濟民，解決一些只有農民、工匠，士兵能解決而士人不能的實際問題。而實行教育的前提是要有一個經濟繁榮、國家富強的基礎。故顏李在政治上主張「富國安民」的均田制以及兵寓於農：

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²⁹

此舉正符合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的三十九及四十回中透過蕭雲仙這個作者的理想實踐者，所表現出的禮樂兵農思想。

吳敬梓與顏李學說的關係源於他的好友程廷祚，顏、李二人雖然生活在北方，但李塉卻多次渡江南下，在南方傳播學說。程廷祚作為顏李學說的南方傳人，曾致書李塉表達有意學習顏元學說，並屢次趁李塉南下時在南京向他問學。在讀過顏元的《存學編》後題詞：

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為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³⁰

程廷祚認同顏李學說，視程朱理學為災禍的源頭，認為顏元在儒家的功勞甚於孟子，可見程廷祚對顏李學說的推崇及敬奉。而他與吳敬梓的關係極深，經常互相問道，在《文木先生傳》傳中提到二人的關係是「與余祖綿庄為至契。綿庄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³¹ 可見程廷祚對吳敬梓在學術上有一定的影響，程的思想影響了吳敬梓也不足為奇。此外，吳敬梓與李塉亦頗有淵源，李塉青年時曾參加府院試，被當時身為順天學政的吳敬梓祖父吳國對，錄選為全縣第一，並稱李塉的文章為「開雕行世」。吳敬梓受祖父的影響而接觸到李塉的文章及思想，故《儒林外史》中出現顏李思想並非巧合。李塉曾將明代的兩個君主永樂帝及建文帝作比較：

²⁸ 顏元：《顏元集》，492。「蓋至知是物上，便親見了那物，不尤勝於於宋儒，與今人全不見梅、棗，便自謂賣盡酸、酣之理乎嗟乎？」批評宋儒只懂紙上論道。

²⁹ 顏元：《顏元集》，763。

³⁰ 戴望：《顏氏學記》〈縣庄〉（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221。

³¹ 李漢秋編：《儒李外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98。

永樂以臣篡君，罪無可寥寥，然實開天英武，繼太祖以定一代國運。不然，如建文君臣迂腐之行，不一二世而即削弱靡潰矣，欲三百年金甌天下，得乎？³²

以此讚揚永樂並批評建文帝。《儒林外史》中亦將二人比較並提出相同的觀點：

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著建文軟弱，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³³

顏李對的吳敬梓的影響已相當明顯，其中吳敬梓對禮樂兵農的看法則詳見於下文。雖然吳敬梓對顏李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吸收，但他始終不是顏李門徒。顏李對於程朱理學是不遺餘力地指摘，但吳敬梓批評的是利用科舉制度箝制人民思想的統治者。作者曾在書中第三十四回借杜少卿之口說：

「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注，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³⁴

他認為朱子理學本身並無問題，問題的源頭是扭曲朱子原意的統治者。杜少卿是作者自己的投影，可把他的話視為作者自身的想法，可見他的思想開放並不拘泥於一個學派，是有自己思考的讀書人。

³² 王冉冉〈《儒林外史》中祭泰伯祀典儀注考〉《陝西理工大學學報》，第 38 卷第 5 期（2020 年 10 月），頁 30。

³³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210。

³⁴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243。

第四章 兩場戰爭的思想表現

一、禮樂兵農理想的實踐

作者曾以閑齋老人的身份為《儒林外史》作序，說明其寫作宗旨，其中提到在作品中他主要寫四種人，有三種是鞭撻的對象，最後一種是叫人學習的對象：「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³⁵ 而蕭雲仙無疑就是第四種人。他最初以神秘少年的身份在第三十九回中登場，在上一回末借老婦人與老和尚的對話，帶出馬賊趙大殘害無辜百姓，而老和尚將成為他的下個受害者，並告知和尚只有一人能救他性命。作者在此處製造懸念令人好奇老和尚的救命稻草為何人，下一回繼續鋪墊，引出打彈子的少年，其技藝精湛連飛行中的麻雀也能射下，他一看老和尚便知他受馬賊所困，立即制定計劃要老和尚假裝淡定回到馬賊的藏身處，然後看準時機用彈子射盲馬賊，再把老和尚救走，背著他跑到四十里外。事後老和尚想向少年報恩，而少年只當是舉手之勞沒有將姓名告之，至此少年的身份仍未揭曉，直到下文方才知少年名為蕭雲仙。蕭雲仙在登場時呈現了一個令人尊敬的俠客形象，他一身的本領，彈子技藝高超，有異於常人的體力，不但文武雙全，還有除惡救善之心，連外貌也十分出眾³⁶。

作者安排蕭雲仙出場時，加入了大量的個人創作，首先蕭雲仙的俠客形象並無原型人物，是作者對俠客的想像，為了突出蕭雲仙一角，作者刻意在他登場時製造神秘感，在揭曉身份時又與先前出現過的角色作連繫，令讀者對他的印象更深刻。上文提到，蕭雲仙是實踐作者理想的代表人物，因此吳敬梓故意將蕭雲仙塑造成完人，壞處是這種手法令人物形象變得概念化，不夠真實。然而這是作者在塑造理想人物事慣用的手法，小說中另一個代表禮樂思想的倡導者虞育德，作者在塑造他時也是一味地讚揚，這做法雖然令角色變得扁平，但在作品中有他們獨特的存在意義。

吳敬梓受顏李學說的影響，認同禮樂兵農是救世的手段，祭泰伯祠的情節可作為全小說的主旨，讓讀者見識八股科舉制度下社會如何敗壞後，體驗作者的理想社會。而虞育德作為禮樂的實踐者，作者已經讓他在重建泰伯祠時表現了禮樂的重要。而作為兵農實踐者的蕭雲仙，可謂是「習行經濟」的具體表現者。在角色的設定上，除了將他的形象設計得正面以表示作者對他的認同外，蕭雲仙的彈子技藝亦可以與「六藝」中的「射」連繫。顏李提倡

³⁵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2。

³⁶ 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回對蕭雲仙的外貌描述，「頭戴武巾，身穿藕戰袍，白淨面皮，生得十分美貌。」

習六藝之中，射御都是軍事技能，蕭雲仙擅長射彈丸的設定暗示了蕭雲仙這個角色與「兵」的關係。及後有生番強佔了青楓城，朝廷因此派平少保平亂，蕭雲仙亦受父之命前往投軍。此處的人物及戰事的原型如上文所述，分別參考了李畝及桌子山大戰，但與原型不同的是據官方文獻所示，桌子山大戰的起因是番人首倡為惡擅自佔據桌子山，而據汪景琪《西征隨筆》卷四記載桌子山大戰的起因反而是士兵騷擾番人，導致他們反抗，是由朝廷管治不善所引起的戰事：

有守備某，領兵百人至此地，掠其衣裝，淫其婦女，番人不知其為官兵也，盡殺之。大帥不敢上聞，置之不問。番人覘知為守備，因曰：「殺官亦無事，且兵如此之弱耶。」而番人始橫。³⁷

吳敬梓是不知道實際情況，還是有意回避則不得而知，然而他在小說中的描述是「邊外生番內地人與內地民人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³⁸，最終發展成番人強佔青楓城，若果吳敬梓不知道實情，那為何不依據官方的記錄去寫呢？這也許與清朝大興文字獄一事有關，《儒林外史》便是為了避諱而把時代背景設定為明朝，小說中就有角色因為禁書《高青邱集詩話》差點慘遭禍害，影射了當時文字獄的恐怖。至於是否為了避諱而模糊大戰的起因便無從知道，筆者只是提出了個人的猜測。

接著談文本對戰前準備的描述，都督們在對戰前擔心的不是戰場的情況，反而在討論早前司禮監老公公的侄兒在青楓遇害找不到屍首，而害怕因此被處分。之後他們才開始討論策略，但也只是空發議論，怕沒有水源補給而不敢用兵，「聽見青楓城一帶幾十里是無水草的」³⁹，行軍打仗只靠「聽見」據傳聞來用兵，可見將領的能力。當蕭雲仙表明在史書上看過青楓城是有水草時，都督馬上變臉不願相信書上的話，蕭雲仙也只好閉嘴。這部份相信是作者自己的藝術創作，一方面是諷刺都督們不專心於戰事，另一方面則帶出太監權力過大等內政問題如何影響國家，令邊疆將領也不能專心於戰場。此外也是批評武官行軍打仗靠傳聞又不派士弁前往查探的行為，以帶出科舉制度下國家國力不斷積弱。相反，蕭雲仙在談論戰事時提出史書作據，似是紙上談兵，但作者卻對於加以贊賞，就如顏元在進行教育改革時設「習講堂」，文事、經史，天文地理及歷代史都在教學範圍內。蕭雲仙讀史書其中的地理知識能在戰事中運用，有實際的作用，正如關公夜讀《左傳》是從史書中學習兵法，而不像這裡的都督「平居誦詩書，工揣摩……一旦出仕，兵

³⁷ 吳敬梓著，李漢秋輯：《儒林外史會校會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493。

³⁸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278。

³⁹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279。

刑錢谷，渺不知為何物」⁴⁰ 空有知識而不懂實踐。作者以都督的無能烘雲托月，突出蕭雲仙的作用以詮釋作者自己的理想社會。接著蕭雲仙聽從少保命令帶領五百名士兵作為先鋒開路，蕭雲仙馬上分配人手，設伏兵、抄小路包圍、大步上山殺敵，須臾間不損一兵一卒就把佔據椅兒山的番人全部砍殺，更乘勝追擊把青楓城拿下。此時的都督仍在山頭外不敢進發，打算放些大炮，放到番人不敢出來就可以報捷，都督的得過且過與蕭雲仙的英勇形成對比，蕭雲仙越是英勇善戰，都督就越窩囊，這是作者在這裡所用的藝術手法。

上文提到吳敬梓曾作《青海戰》一詩描述蕭雲仙的武將原型李畝的生平事跡，當中正是寫桌子山一戰⁴¹，詩中描述李畝僅帶三百士兵直搗番人的據點，與僅靠五百士兵就重奪青楓城的蕭雲仙一樣，武功的表現可謂無可挑剔。而考究原型讓我們知道這一戰並非虛構，但亦不能就此認為他們的武功如此了得，要以幾百士兵擊破數萬的敵人就如天方夜譚，筆者認為這是吳敬梓為了贊揚李畝的軍功的藝術手法，作用是與之後李畝被貶一事形成對比，以此批判朝廷的昏庸及抒發好友受屈的不平之情。而在小說中誇大蕭雲仙的才幹亦異曲同工，是為下文寫他被貶官受罰作情感鋪墊。

戰事前的準備及過程是作者「兵」的理想表現，戰後修補青楓城一事就是「農」的表現，包含了作者理想的政治及教育方針。蕭雲仙掌管青楓城後，花了數年時間，建城牆，召集流民開墾耕地，興水利。蕭所做的事正是顏李學說中的以農立國，背後的理念可追溯至孟子對井田制的設想，孟子期望以井田制「制民之產」，給予人民固定的土地把他們安定在土地上，百姓有田可耕收入穩定自然不會離開居住的地方，使封建政權得以鞏固。若沒有固定的土地，人們便不可能安定於地方而四處流動，流民過多難以管治令社會不穩。均田的推行同時是為了緩和土地不均所帶來的矛盾。蕭雲仙先解決流民問題，把他們召集起來並分配土地，如李塉所言「溝洫開而灌溉興，田必沃，稼必茂。」⁴²因此蕭雲仙開溝洫，藉此令人定居青楓城。戰亂後的青楓城地曠人稀正是恢復井田制的大好時機，至於將土地分給人民的做法是否可行，則不在本文的討論內。作者以「仿佛江南的光景」⁴³來形容蕭雲仙治理後的青楓城，一來是贊揚蕭雲仙把邊疆之地打理得像江南般富饒，突出他的管治才能，二來是表達對「均田」的認同。

⁴⁰ 顏元：《顏元集》，頁 101。

⁴¹ 鄭志良：〈新見吳敬梓《後新樂府》探析〉，頁 159。「西陲昔用兵，閩外太保制。軍陷卓子山，我馬盡奔蹏。桓桓李將軍，肘後金印系。步卒三百人，銜枚同執銳。搗穴焚其巢，烽煙颯疆巔。偏拔什庫屍，駝向高原瘞。醜虜十萬眾，一朝盡失勢」

⁴² 朱義祿：《顏元李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 435。

⁴³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281。

其後，蕭雲仙率領百姓祭祀先農，又與百姓飲酒吃肉。他每到一個地方就種一棵樹，百姓每人也各種一棵，「一連吃了幾十日酒，共栽了幾萬棵樹」⁴⁴ 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又為其立生祠。此處化用了盧道悅任偃師知縣時的治理經歷，表達對盧道悅的敬意以及描繪心中的理想場面，管治者親力親為與百姓同工同樂，百姓又尊敬管理者。這就是吳敬梓心中的理想畫面，這些理想都是建基在「兵農」之上，蕭雲仙平亂番人後為民制產，在處理了土地問題後，百姓的經濟得到保障，從他們祭祀的準備，連續十幾天的宴會，可見經濟政策的成功，讓民眾知禮樂，政通人和，這一切都是循序漸進，一步步發展而成的。在處理禮樂兵農事宜後，蕭雲仙開始培養人才，他開辦十個學堂，把較聰明的孩子養在學堂讀書，他的做法無疑是顏元提倡的因材施教，顏元認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稟賦卻不一，因此要因材施教順應他們的本性進行教育才能造就人才⁴⁵，當然他也認同人的後天努力決定成就的關鍵。⁴⁶ 在作者的時代下無法實行普及教育，為了達到教育的最大效益而挑選聰慧的孩子讀書，目的是培養出有能力的人去持續管治地方，達致富國強兵讓社會一直安穩下去。這就是吳敬梓吸納顏李學說後自己的管治方針，禮樂兵農思想的實踐。

總而言之，作者透過對蕭雲仙的塑造及以椅兒山大戰作為脈絡，表達了理想的實踐方式，強調武將應該要有的特質，如修文習武及驍勇善戰。以大戰帶出「強兵」是國家發展的根本，確保國家在不受侵犯的情況後開始發展民生，分配田地給百姓開墾耕地以制民產，接著才以禮樂教化民眾，最後以教育培養人才支撐國家繼續發展，以此排列出在作者心中「兵、農、禮、樂」的順位。

二、兵農禮樂理想的阻礙

若椅兒山大戰所寫的主要是作者的理想實踐，那野羊塘大戰則是描述理想道路上的阻礙，這一回的主要角色是湯鎮台，不同於蕭雲仙這個完人，湯鎮台存在各種的問題。他出場時和雷太守談論如何處理生苗問題，他們被告知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的苗人頭目別莊燕捉去，並向朝廷要求五百兩贖金。雷太守假意問湯鎮台意見，實則主張不興師動眾，而湯則表明事件關係朝廷體統，堅決帶上兵馬剿滅苗子，因此與雷太守說翻了。後來上台批下稟帖准許湯鎮台出兵，湯在半夜把兵房書辦關在書房並拿出五十錠銀，請他把稟帖上的「帶領兵馬」改為「多帶兵馬」，可見其忠心王事但心浮氣燥，過於的急

⁴⁴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 282。

⁴⁵ 顏元：《顏元集》，頁 230。

⁴⁶ 顏元：《顏元集》，頁 672。

性。當兵糧俱備後，湯鎮台在除夕用兵，趁苗人過年攻其不備從小路突襲野羊塘。到了敵巢只見苗人正在飲酒作樂，報稱被捉的生員馮君瑞亦樂在其中，可見事情並不單純。可是湯鎮台沒有加以了解就直接殺入洞中把苗兵殺掉過半，嚇得別莊燕及馮君瑞急亡逃去，其後又把殘兵盡殺。若蕭雲仙是理想的武將，湯鎮台就是有才能但急功近利的武將，為了解決苗人問題不惜賄賂，又不依禮法。選擇在晦日出兵確能殺對方措手不及卻是兵法所忌，楊伯峻注：「犯天忌者指晦日用兵。」⁴⁷，湯鎮台的原型楊凱並無湯的缺點，其急功近利的形象推斷為作者的藝術加工，在小說的前幾回已經塑造了蕭雲仙這個完美的武將，若直接將楊凱的英明形象套進湯鎮台，在角色設定上便會與蕭雲仙重疊，而本回的目的是表現理想路上的阻礙，是將讀者從理想拉回現實的章節，因此作者把湯塑造成才能缺憾並存的人。

湯鎮台雖有他的問題但算不上是反面角色，太守雷驥才是這篇章的反面人物。他與湯鎮台在生苗問題上抱相反意見，在言語上用詞委婉看似不在意，實際上懷恨在心。湯鎮台在野羊塘大戰歸來後，雷太守上前迎接恭賀，接著馬上直擊湯的要害，話題一轉問他別莊燕及馮君瑞的下落，令湯徹夜難眠。次日，總督批文專問別莊燕及馮君瑞，與雷太守所問相同，兩事之間過於巧合令人生疑。而湯鎮台確是有能之士，他知人善任又以策略把兩人拿下，可是最終換來貶官的奏諭：

湯奏辦理金狗洞匪一案，率意輕進，糜費錢糧，著降三級調用，以為好事貪功者戒。欽此。⁴⁸

湯鎮台拿獲事件的始作俑者後，奏諭竟一字不提湯的功勞只有問責，此處作者雖沒有明說，但這事與負責上報的雷太守脫不了關係。

楊凱與鐵顯祖文武不和，最終二人「著俱行解任」，從湯鎮台的原型的經歷可以推斷作者刻意化用了兩人的經歷去反映官場的互相掣肘。而這正是實踐理想的阻礙，一是文武官之間會互相阻撓，正如明末文武大臣結黨紛爭，促使了明朝的滅亡，二是朝廷的賞罰不明，湯鎮台在事件中雖有過失，但出兵剿苗經過了總督的批核，湯鎮台即使無功亦不該因而受罰，此處與原型不同的是只有湯一人受罰，雷太守則安然無恙，相信是吳敬梓為了表示朝廷的不公而安排，暗示了即使有才能也是徒然，能員也難以發展，當時的封建體制就是兵農理想最大的阻礙。

這個章回緊接蕭雲仙被貶，在三十九回中郭孝子勸蕭雲仙憑他的本領為

⁴⁷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頁391。

⁴⁸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頁306-307。

朝廷效力，他的父親蕭昊軒也吩咐其子參軍報效朝廷，因此才有下文的大戰及修城。吳組緝於《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中質疑這篇幅並非原作者的手筆，原因是當中宣揚的「報效朝廷」與全書的精神及作者的思想完全違背。用正面的角色來處理這些話也不像是作者的諷刺⁴⁹，但這正是吳敬梓的高明之處。正面角色蕭雲仙替朝廷效力看似不合作者的思想，但蕭雲仙的結局正帶出作者要批判的事，即便如蕭雲仙十全十美的人把青楓城管治好後換來的也只是被朝廷問責，因開支過大而被追賠，最終賠盡了家產。作者就是用了蕭及湯的例子，來告訴讀者在這個賞罰不明的制度下禮樂兵農理想是不可能實現。

小說中寫泰伯祠大祭盛典是情節發展的高潮，在見盡社會的腐敗後，作者提出救世的方針，用了整回的篇幅去描述祭典過程，展示了書中賢人打算以禮樂兵農來重振文運，拯救讀書人及百姓的決心。在提出概念後情節緊接兩場大戰，帶出蕭雲仙這個理想的實踐者及湯鎮台這個有才能的武官，以他們不公受罰的下場暗示禮樂兵農理想的破滅。到了他們最後一次出場時的第四十六回時間已經過去了六、七年，當年禮樂兵農的提倡者及實踐者現今已無所依歸，在小說結尾泰伯祠已蒙上灰塵，殘破不堪，禮樂兵農的理想就在作者的無奈及傷感中消逝。

⁴⁹ 李漢秋編：《儒李外史研究論文集》，頁 31。

第五章 總結

本文以作者背後的學術思想探討書中的兩場戰爭，為了分析作者的創作意圖及藝術手法，而對人物及故事的背景原型加以考究，配合顏李學說的思想，比較原型與學說之間的相似之處來推論支撐蕭雲仙行為背後的動機。如蕭雲仙為朝廷效力一事，目的是要帶出朝政的敗壞，表明了作者並非否定為國家效力一事，他所反對的是令人們努力白費的政權。吳敬梓從未批評蕭湯二人為國家效忠，他針對的是賞罰不明的朝廷，這是比較分析所帶來的成果。礙於作者思想的複雜性，顏李思想不能涵括小說中的所有情節，但梳理顏李學說的源由，有助了解作者對兩場戰事的安排加深對作者思想了解，如蕭雲仙在青楓城所做的不只是修牆補地，遊山玩水。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在實行富國強兵之路，開墾、興水利為百姓制民產，勸農祭祀教人民禮樂，培養人才，都是作者理想的投影，也是他對社稷的冀望，而湯鎮台則帶出了現實的殘酷，指出了作者真正的批判對象及無奈，定下作品的悲劇氣息，也表現了那個時代人們的可悲。

參考書目

1. 專著（按姓氏筆劃排序）

1. 朱義祿：《顏元李塏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 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87
3. 吳敬梓：《臥閑草堂評本：儒林外史》湖南：嶽麓書社，2008
4. 吳敬梓著，李漢秋輯：《儒林外史會校會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 李漢秋：《儒李外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6. 李漢秋編：《儒李外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7. 胡適：《胡適作品精選》湖北：崇文書局，2016
8. 徐銘編《清實錄》《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第七冊，卷二，1985
9. 黃士毅編，徐時儀校：《朱子語類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
11. 劉文淇，張安保：《道光重修儀徵縣志》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12. 戴望：《顏氏學記》〈縣庄〉北京：中華書局，1958
13. 顏元：《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14. 顧廷龍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423冊

2. 論文

1. 王冉冉：〈《儒林外史》中祭泰伯祀典儀注考〉。《陝西理工大學學報》，第26卷第6期（2020年10月），頁25-36。
2. 王學斌：〈清末國粹派顏李學研究述論〉。《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12卷第11期（2010年11月），76-81。
3. 甘宏偉：〈顏李和吳敬梓視野中的程朱之學〉。《湖北社會科學》，第1期（2015年1月），115-117。
4. 李明軍：〈「習行之學」與「六藝之教」顏元學術思想的時代文化意義與文學表現〉。《陰山學刊》，第26卷第6期（2013年12月）頁35-41。
5. 李遠達：〈文人「兵」夢的實與虛《儒林外史》蕭雲仙、湯鎮臺本事補證〉。《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2017年1月），頁42-52。
6. 張麗紅，宋浪：〈《儒林外史》中蕭雲仙人物原型新考〉。《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第28卷第2期（2019年3月），頁108-115。

7. 楊洋：〈宋明理學及其發展脈絡〉。《雲南社會科學》第2期（2007年2月），頁54-57。
8. 鄭志良：〈新見吳敬梓《後新樂府》探析〉。《文學遺產》，第4期（2017年），頁158-166。